明史/卷26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馬從聘 張伯鯨 宋玫 范淑泰 高名衡 徐汧 鹿善繼 ◄

明史
卷二百六十八
列傳第一百五十六　曹文詔 周遇吉 黃得功

►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艾萬年 李卑 湯九州 陳于王 侯良柱 張令 猛如虎 虎大威 孫應元 姜名武 尤世威 侯世祿 劉國能

○曹文詔〈（弟文耀）〉周遇吉黃得功

曹文詔

曹文詔，大同人。勇毅有智略。從軍遼左，歷事熊廷弼、孫承宗，積功至遊擊。崇禎二年冬，從袁崇煥入衛京師。明年二月，總理馬世龍畀所賜尚方劍，令率參將王承胤、張叔嘉、都司左良玉等伏玉田、枯樹、洪橋，鏖戰有功，遷參將。自大塹山轉戰逼遵化，又從世龍等克大安城及鮎魚諸關。以與復四城功，加都督僉事。七月，陝西賊熾，擢延綏東路副總兵。

賊渠王嘉胤久據河曲。四年四月，文詔克其城。嘉胤脫走，轉掠至陽城南山。文詔追及之，其下斬以降，以功擢臨洮總兵官。

點燈子自陝入山西。文詔追之，及於稷山，諭降七百人。點燈子遁，尋被獲，伏誅。

李老柴、獨行狼陷中部，巡撫練國事、延綏總兵王承恩圍之。五月，慶陽賊郝臨庵、劉道江援之。會文詔西旋，與榆林參政張福臻合剿，戡老柴及其黨一條龍，余黨奔摩雲谷。副將張弘業、遊擊李明輔戰死。文詔乃與遊擊左光先、崔宗蔭、李國奇分剿綏德、宜君、

清澗、米脂賊，戰懷寧川、黑泉峪、封家溝、綿湖峪，皆大捷，掃地王授首。

紅軍友、李都司、杜三、楊老柴者，神一魁余黨也，屯鎮原，將犯平涼。國事檄甘肅總兵楊嘉謨、副將王性善扼之，賊走慶陽。文詔從鄜州間道與嘉謨、性善合。五年三月，大戰西濠，斬千級，生擒杜三、楊老柴。余黨糾他賊掠武安監，陷華亭，攻莊浪。文詔、嘉謨至，賊屯張麻村。官軍掩擊，賊走高山。遊擊曹變蛟、馮舉、劉成功、平安等噪而上，賊潰走。變蛟者，文詔從子也。會性善及甘肅副將李鴻嗣、參將莫與京等至，共擊斬五百二十餘級。追敗之鹹寧關，又敗之關上嶺。追至隴安，嘉謨、變蛟夾擊，復敗之。賊余眾數千欲走漢南，為遊擊趙光遠所遏，乃由長寧驛走張家川。其逸出清水者，副將蔣一陽遇之敗，都司李宮用被執。文詔乃縱反間，紿其黨，殺紅軍友，遂蹙敗之水落城。追至靜寧州，賊奔據唐毛山，變蛟先登，殄其眾。

可天飛、郝臨庵，劉道江為王承恩所敗，退保鐵角城。獨行狼、李都司走與合，可天飛、劉道江遂圍合水。文詔往救。賊匿精銳，以千騎逆戰，誘抵南原，伏大起。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歿。文詔持矛左右突，匹馬縈萬眾中。諸軍望見，夾擊，賊大敗，僵屍蔽野，余走銅川橋。文詔率變蛟、舉、嘉謨及參將方茂功等追及之，大戰陷陣，賊復大敗。尋與寧夏總兵賀虎臣、固原總兵楊麒破賊甘泉之虎兕凹。麒復追賊安口河、崇信窯、白茅山，皆大獲。總督洪承疇斬可天飛、李都司於平涼，降其將白廣恩，余賊分竄。文詔追擊之隴州、平、鳳間。十月三戰三敗之，遂蹙賊耀州錐子山，其黨殺獨行狼、郝臨庵以降。承疇戮四百人，余散遣。關中巨寇略平。

巡撫御史範復粹匯奏首功凡三萬六千六百有奇，文詔功第一，嘉謨次之，承恩、麒又次之。文詔在陝西，大小數十戰，功最多，承疇不為敘。巡按御史吳甡推獎甚至，復粹疏復上。兵部抑其功，卒不敘。

當是時，賊見陝兵盛，多流入山西，其魁紫金梁、混世王、姬關鎖、八大王、曹操、闖塌天、興加哈利七大部，多者萬人，少亦半之，蹂躪汾州、太原、平陽。御史張宸極言：「賊自秦中來。秦將曹文詔威名宿著，士民為之謠曰『軍中有一曹，西賊聞之心膽搖』。且嘗立功晉中，而秦賊滅且盡。宜敕令入晉協剿。」於是命陝西、山西諸將並受文詔節制。

六年正月抵霍州，敗賊汾河、盂系，追及於壽陽。巡撫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，賊驚潰。二月，文詔追擊之，斬混世王於碧霞村。余黨為猛如虎逐走，遇文詔兵方山，

復敗。五臺、盂、定襄、壽陽賊盡平。鼎臣命文詔軍平定，備太原東，張應昌軍汾州，備太原西。文詔連敗賊太谷、範村、榆社，太原賊幾盡。

帝以文詔功多，敕所過地多積糗糧以犒，並敕文詔速平賊。山西監視中官劉中允言文詔剿賊徐溝、盂、定襄，所司不給米，反以炮石傷士卒。帝即下御史按問。三月，賊從河內上太行，文詔大敗之澤州。賊走潞安，文詔至陽城遇賊不擊，自沁水潛師，還擊之芹地、劉村寨，斬首千餘。四月，賊屯潤城，其他部陷平順，殺知縣徐明揚。文詔至，賊走，乃夜半襲潤城，斬賊千五百。紫金梁、老回回自榆社走武鄉，過天星走高澤山，文詔皆擊敗。他賊圍涉縣，聞文詔破賊黎城，解去。

五月，帝遣中官孫茂霖為文詔內中軍。賊犯沁水，文詔大敗之，擒其魁大虎，又敗之遼城毛嶺山西。賊既屢敗，乃避文詔鋒，多流入河北。帝乃命文詔移師往討。而賊已敗鄧玘兵於林縣，文詔率五營軍夜襲破之。七月大敗懷慶賊柴陵村，馘其魁滾地龍，又追斬老回回於濟源。

文詔在洪洞時，與裏居御史劉令譽忤。及是，令譽按河南，而四川石矽土官馬鳳儀軍敗沒於侯家莊，賴文詔馳退賊。甫解甲，與令譽相見，語復相失。文詔拂衣起，面叱之。令譽怒，遂以鳳儀之敗為文詔罪。部議文詔怙勝而騎，乃調之大同。

七年七月，大清兵西征插漢，還師入大同境，攻拔得勝堡、參將李全自經，遂攻圍懷仁縣及井坪堡、應州。文詔偕總督張宗衡先駐懷仁固守。八月，圍解，即移駐鎮城，挑戰敗還。已而靈丘及他屯堡多失陷，大清兵亦旋。十一月論罪，文詔、宗衡及巡撫胡沾恩並充軍邊衛。令甫下，山西巡撫吳甡薦文詔知兵善戰，請用之晉中。乃命為援剿總兵官，立功自贖。當是時，河南禍尤劇，帝已允兵部議，敕文詔馳剿河南賊。甡復抗疏力爭，請令先平晉賊，後入豫，帝不許。而文詔以甡有恩，竟取道太原，為甡所留。

會賊高加計已殲，而鳳陽告陷，遂整兵南，以八年三月會總督洪承疇於信陽。承疇大喜，即令擊賊隨州，文詔追斬賊三百八十有奇。四月，承疇次汝州。以賊盡入關中，議還顧根本。分命諸將扼要害，檄文詔入關，文詔乃馳至靈寶謁承疇。承疇以賊在商、雒，聞官兵至，必先走漢中，而大軍由潼關入，反在其後，乃令文詔由閿鄉取山路至雒南、商州，直搗賊巢，復從山陽、鎮安、洵陽馳入漢中，遏其奔軼。曰：「此行也，道路回遠，將軍甚勞苦，吾集關中兵以待將軍。」拊其背而遣之，文詔跌馬去。五月五日抵商州。賊去城三十里，營火滿山。文詔夜半率從子參將變蛟、守備鼎蛟、都司白廣恩等敗賊深

林中，追至金嶺川。賊據險以千騎逆戰，燮蛟大呼陷陣，諸軍並進，賊敗走。燮蛟勇冠三軍，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，皆怖懾。

已而闖王、八大王諸賊犯鳳翔，趨汧陽、隴州，文詔自漢中馳赴。賊盡向靜寧、泰安、清水、秦州間，眾且二十萬。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張全昌、張外嘉軍止六千，眾寡不敵，告急於朝，未得命。六月，官軍遇賊亂馬川。前鋒中軍劉弘烈被執，俄副將艾萬年、柳國鎮復戰死。文詔聞之，瞋目大罵，亟詣承疇請行。承疇喜曰：「非將軍不能滅此賊。顧吾兵已分，無可策應者。將軍行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為後勁。」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，遇賊真寧之湫頭鎮。燮蛟先登，斬首五百，追三十里，文詔率步兵繼之。賊伏數萬騎合圍，矢猬集。賊不知為文詔也，有小卒縛急，大呼曰：「將軍救我！」賊中叛卒識之，紿賊曰：「此曹總兵也。」賊喜，圍益急。文詔左右跳蕩，手擊殺數十人，轉鬥數里。力不支，拔刀自刎死。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。承疇聞，拊膺大哭，帝亦痛悼，贈太子太保、左都督，賜祭葬，世蔭指揮僉事，有司建祠，春秋致祭。文詔忠勇冠時，稱明季良將第一。其死也，賊中為相慶。

弟文耀，從兄征討，數有功。河曲之戰，斬獲多。後擊賊忻州，戰死城下。詔予贈恤。從子燮蛟，自有傳。

周遇吉

周遇吉，錦州衛人。少有勇力，好射生。後入行伍，戰輒先登，積功至京營遊擊。京營將多勛戚中官子弟，見遇吉質魯，意輕之。遇吉曰：「公等皆紈褲子，豈足當大敵。何不於無事時練膽勇，為異日用，而徒糜廩祿為！」同輩鹹目笑之。

崇禎九年，都城被兵。從尚書張鳳翼數血戰有功，連進二秩，為前鋒營副將。明年冬，從孫應元等討賊河南，戰光山、固始，皆大捷。十一年班師，進秩受賚。明年秋，復出討賊，破胡可受於淅川，降其全部。楊嗣昌出師襄陽，遇吉從中官劉元斌往會。會張獻忠將至房縣，嗣昌策其必窺渡鄖灘，遣遇吉扼守槐樹關，張一龍屯光化，賊遂不敢犯。十二月，獻忠敗於興安，將走竹山、竹溪，遇吉復以嗣昌令至石花街、草店扼其要害，賊自是盡入蜀。遇吉乃從元斌駐荊門，專護獻陵。明年與孫應元等大破羅汝才於豐邑坪。又明年與黃得功追破賊鳳陽。已而旋師，敗他賊李青山於壽張，追至東平，殲滅幾盡，青山遂降。屢加太子少保、左都督。

十五年冬，山西總兵官許定國有罪論死，以遇吉代之。至則汰老弱，繕甲仗，練勇敢，一軍特精。明年十二月，李自成陷全陝，將犯山西。遇吉以沿河千餘里，賊處處可渡，分兵扼其上流，以下流蒲阪屬之巡撫蔡懋德，而請濟師於朝。朝廷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。十七年正月，遇吉令通防河。會平陽守將陳尚智已遣使迎賊，諷通還鎮說降。遇吉叱之曰：「吾受國厚恩，寧從爾叛逆！且爾統兵二千，不能殺賊，反作說客邪！」立斬之，傳首京師。至二月七日，太原陷，懋德死之。賊遂陷忻州，圍代州。

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，乃憑城固守，而潛出兵奮擊。連數日，殺賊無算。會食盡援絕，退保寧武。賊亦踵至，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。遇吉四面發大炮，殺賊萬人，火藥且盡，外圍轉急。或請甘言紿之，遇吉怒曰：「若輩何怯邪！今能勝，一軍皆忠義。即不支，縛我予賊。」於是設伏城內，出弱卒誘賊入城，亟下閘殺數千人。賊用炮攻城，圮復完者再，傷其四驍將。自成懼，欲退。其將曰：「我眾百倍於彼，但用十攻一，番進，蔑不勝矣。」自成從之。前隊死，後復繼。官軍力盡，城遂陷。遇吉巷戰，馬蹶，徒步跳蕩，手格殺數十人。身被矢如猬，竟為賊執，大罵不屈。賊懸之高竿，叢射殺之，復臠其肉。城中士民感遇吉忠義，巷戰殺賊，不可勝計。其舍中兒，先從遇吉出鬥，死亡略盡。夫人劉氏素勇健，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，登屋而射，每一矢斃一賊，賊不敢逼。縱火焚之，闔家盡死。

自成集眾計曰：「寧武雖破，吾將士死傷多。自此達京師，歷大同、陽和、宣府、居庸，皆有重兵。倘盡如寧武，吾部下寧有子遺哉！不如還秦休息，圖後舉。」刻期將遁，而大同總兵姜襄降表至，自成大喜。方宴其使者，宣府總兵王承蔭表亦至，自成益喜。遂決策長驅，歷大同、宣府抵居庸。太監杜之秩、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，京師遂不守矣。賊每語人曰：「他鎮復有一周總兵，吾安得至此。」福王時，贈太保，謚忠武，列祀旌忠祠。

黃得功

黃得功，號虎山，開原衛人，其先自合肥徙。早孤，與母徐居。少負奇氣，膽略過人。年十二，母釀酒熟，竊飲至盡。母責之，笑曰：「償易耳。」時遼事急，得功持刀雜行伍中，出斬首二級，中賞率得白金五十兩，歸奉母，曰：「兒以償酒也。」由是隸經略為親軍，累功至遊擊。

崇禎九年，遷副總兵，分管京衛管。十一年以禁軍從總督熊文燦擊賊於舞陽，麾光、固

間，最。八月又從擊賊馬光玉於淅川之吳村、王家寨，大破之。詔加太子太師，署總兵銜。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畈，賊革裹眼等五營降。十四年以總兵與王憲分護鳳陽、泗州陵，得功駐定遠。張獻忠攻桐城，挾營將廖應登至城下誘降。得功與劉良佐合兵擊之於鮑家嶺，賊敗遁，追至潛山，擒斬賊將闖世王馬武、三鷂子王興國。三鷂子，獻忠養子，最號驍勇者也。得功箭傷面，愈自奮，與賊轉戰十餘日，所殺傷獨多。明年移鎮廬州。十七年封靖南伯。福王立江南，進封侯。旋命與劉良佐、劉澤清、高傑為四鎮。

初，督輔史可法慮傑跋扈難制，故置得功儀真，陰相牽制。適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，蜚與得功同姓，稱兄弟，移書請兵備非常。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，傑副將胡茂楨馳報傑。傑素忌得功，又疑圖己，乃伏精卒道中，邀擊之。得功行至土橋，方作食，伏起，出不意，上馬舉鐵鞭，飛矢雨集，馬踣，騰他騎馳。有驍騎舞槊直前，得功大呼，反鬥，挾其槊而拽之，人馬皆糜。復殺數十人，跳入頹垣中，哮聲如雷，追者不敢進，遂疾馳至大軍，得免。方鬥時，傑潛師搗儀真，得功兵頗傷，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歿。遂訴於朝，願與傑決一死戰。可法命監軍萬元吉和解之，不可。會得功有母喪，可法來吊，語之曰：「土橋之役，無智愚皆知傑不義。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，而歸曲於高，是將軍收大名於天下也。」得功色稍和，終以所殺亡多為恨。可法令傑償其馬，復出千金為母賵。得功不得已，聽之。明年，傑欲趨河南，規取中原。詔得功與劉良佐守邳、徐。傑死，得功還儀真。傑家並將士妻子尚留揚州，得功謀襲之。朝廷急遣盧九德諭止，得功遂移鎮廬州。四月，左良玉東下，以請君側為名，至九江，病死，軍中立其子夢庚。命得功趨上江禦之，駐師荻港。得功破夢庚於銅陵，解其圍。命移家鎮太平，一意辦賊，論功加左柱國。

時大清兵已渡江，知福王奔，分兵襲太平。得功方收兵屯蕪湖，福王潛入其營。得功驚泣曰：「陛下死守京城，臣等猶可盡力，奈何聽奸人言，倉卒到此！且臣方對敵，安能扈駕？」王曰：「非卿無可仗者。」得功泣曰：「願效死。」得功戰荻港時，傷臂幾墮。衣葛衣，以帛絡臂，佩刀坐小舟，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敵。而劉良佐已先歸命，大呼岸上招降。得功怒叱曰：「汝乃降乎！」忽飛矢至，中其喉偏左。得功知不可為，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。其妻聞之，亦自經。總兵翁之琪投江死，中軍田雄遂挾福王降。

得功粗猛不識文義。江南初立，王詔書指揮，多出群小。得功得詔紙或對使罵裂之。然忠義出天性，聞以國事相規誡者，輒屈己改不旋踵。北來太子之獄，得功抗疏爭曰：「東宮未必假冒，先帝子即上子，未有了無證明，混然雷同者。臣恐在廷諸臣，諂徇者多，

抗顏者少，即明白識認，亦不敢抗詞取禍矣。」時太子真偽莫敢決，而得功忠憤不阿如此。得功每戰，飲酒數鬥，酒酣氣益厲。喜持鐵鞭戰，鞭漬血沾手腕，以水濡之，久乃得脫，軍中呼為黃闖子。始為偏裨，隨大帥立功名，未嘗一當大敵。及專鎮封侯，不及一年余而南北轉徙，主逃將潰，無所一用其力，束手就殪，與國俱亡而已。其軍行紀律嚴，下無敢犯，所至人感其德。廬州、桐城、定遠皆為立生祠。葬儀真方山母墓側。

【贊】

贊曰：曹文詔等秉驍猛之資，所向摧敗，皆所稱萬人敵也。大命既傾，良將顛蹶。三人者忠勇最著，死事亦最烈，故別著於篇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